

張先生

短篇小說第三名 王克難

王克難

江蘇省常州縣人

台大外文系畢業、赴美留學

經歷／任職哥倫比亞大學

作品／

「揮淚別金陵」一文見報于台灣台南

翻譯「夏山——愛的學校」由立志出版

翻譯「家長與子女」由開明出版

為「婦女雜誌」寫「美國通訊」一年多

小說「離鄉的孩子」由中華出版

張先生從急救台上坐起來，他覺得輕飄飄地，一下就飄上了天花板。他看見那些醫生和護士還在那裏用電流刺激他的心臟，奇怪，他現在什麼感覺也沒有了，剛剛那陣劇痛已經離他而去。那些工作人員還在焦急地弄他，好吧，讓他們去弄吧！看他們那樣嚴肅的樣子，他覺得自己比他們悠閒多了，讓他們去弄他已不重要的軀體，而他自己呢，倒覺得真正自由了。

往那裏去呢？妻一定還不知道他已經走了。去瞧瞧她吧。他飄飄地出了醫院，在超級公路的車羣中，他毫不費心地就看見剛剛開他來醫院，他的老朋友正宏的車。正宏的醫生車牌在一連串的車燈光下很是明顯。

「璇，你幹嘛緊繃着眉？」張先生看見他太太坐在正宏車座旁的位子，那麼緊張。「璇，你是知道我的，不要再替我担心了，我現在已經解脫。你的日子還沒到，等到將來到的時候，我會來接你的！」

「正宏，車子怎麼走得這麼慢？」璇焦急地跟正宏說。張先生開始有點不知所措起來，他只有在璇耳邊不斷地說：「璇，璇，不要急了，一切都過去了，我現在一點也沒有痛苦。」

「正宏，我的好友！」張先生看見正宏抓緊駕駛盤，也在皺着眉。正宏在集中精神開車趕去醫院。他雖然是醫生，但張先生這回發病，他也愛莫能助。正宏大概現在知道安慰璇也沒什麼用，他唯一能做的是快快把璇送到醫院。

正宏的車終於停在醫院的停車場上。深夜中高度的白霓虹燈將整個停車場照得亮如白晝。正宏將他的車停到

醫院特別指定給醫生的位子。他打開車門，璇也自己開了門出來。張先生看見正宏在幫璇拿着那包大概璇回家去拿來他自己的睡衣、睡袍、梳洗用具等。他想跟他們講，這些東西他現在已經不需要了。

正宏和璇很快地走到急救室。張先生在他們前一步，他看見自己還安靜地躺在那兒，一個守夜的護士坐在一邊，剛剛那一大批急救的醫生與護士都不在。這時，他看見璇和正宏衝了進來，急救處門口的工作人員一定已經告訴他們了。璇伏在張先生身上大哭起來。

「璇，璇，我現在好逍遙自在，你這一哭，我心都亂了。」

正宏在和剛進來的醫生交換資料。那位醫生說：「本來張先生的情形一切都穩住，你和張太太離開醫院以後，特別護士一直在病人旁邊。後來她到外面來拿一樣東西，不到幾分鐘吧，等她回來的時候，才發現張先生的腦波與心電波都成了直線。她大按急救鈴，我們全都趕來，人工呼吸、心臟按摩、電擊，什麼都做了。張先生走得非常快。」

「我怎麼會知道你走得那麼快！連青，連青，你怎麼去得那樣快！老太爺呀！」璇哭叫着。

張先生看見正宏站在一邊讓璇哭喊着。他也许正宏是醫生，知道璇必需要發出她的驚恐與悲哀。

「剛剛我不應該離開你的，我不該離開的……」璇繼續哭訴着。

「璇，不要哭啦，我現在一些沒有痛苦。」張先生將璇擁入自己的懷裏，想安慰她。但是璇不能停。

「誰知道會這樣的呢？老太爺，老太爺！」璇嗚咽着。

是的，張先生自己還摸不着頭腦，是今天黃昏吃過飯，他自己覺得吃飽了脹氣，脹得胸口隱隱作痛。于是，他就斜在沙發上把電視打開，看新聞。

今天上午，璇說好久沒有去中國店買菜。張先生還特別開了一趟車。那家專賣中國貨的超級市場生意真是好，停車都沒位子。張先生繞了好幾圈，好不容易看到市場門口不遠的地方有一架車子在倒出來，他在那邊恭候着，誰知不知那裏冒出來一部車子，一下就搶停去了。張先生看那車裏的年輕小伙子堂而皇之地走出車來，還神氣地蔑視他一眼。璇當時真生氣。他也氣，但是他又開車去繞了幾圈，終於讓他等到一個位子。張先生想以後還是在家附近的美國超級市場買東西算了，開這麼遠來一趟，有點得不償失。

店裏新鮮蔬菜的確很多，璇選了又選。他們兩人本來吃得就不多，璇還選了一個像黃魚似的大魚頭，那種魚真貴，連個沒肉的魚頭都比別的魚貴。璇說要好好燒個沙鍋。

晚飯張先生記得璇弄了好久。他自己則一直在書房裏電腦上搞他的資料。結果桌上除了沙鍋魚頭，還有他喜歡吃的梅菜燒肉。雖然他不能吃鹹，他還是吃了大半盤梅菜肉。璇的烹調的確是美味。自從璇去女兒小琪家住住了三個月，他每天吃她臨走前替他冷凍起來的紅燒牛肉、餃子、包子等，已經吃膩了，今晚這頓飯吃得實在舒服。他希望小琪不要再邀媽媽去住那麼久，但是他又聽璇說小琪那邊熱鬧，他也不忍心不讓璇去，璇到底是愛熱鬧的。

。而他自己最怕應酬，整天搞他的資料還來不及。

他記得剛剛新聞還沒看到兩分鐘的時候，就感到胃劇烈地痛起來，讓他有要吐的感覺，他的心也慌做一團。他叫璇。璇一人在廚房洗碗，自來水龍頭大開，水聲嘩啦啦的聽不見他喊。

他勉強走到廚房。璇一看他樣子，就濕著手到客廳來打電話給正宏與燕雲，向他們的老朋友求救。她驚慌地在電話上說：「燕雲嗎？是璇。吃過晚飯沒有？正宏呢？」

「正宏今天休假正好在家。」燕雲說：「正宏，是璇的電話。」

「正宏，我們剛吃過晚飯。連青不舒服，說胃痛。」張先生聽見妻在電話上焦急地說……

「他吃了沙鍋，還有梅菜燒肉。……」

張先生把電話接過去：「正宏，是我，連青。」他的心口突然一陣抽痛，他趕緊作深呼吸：「不知怎麼的，正宏，吃過飯時還好好的，就一陣嘔心。現在，現在比剛剛好些，心口壓迫沒那麼厲害了……叫急救車？不必罷，我到你家，到你家好了。我可以開車，我開車來，沒問題，我們現在就來……」

正宏是心臟科的醫生，家住得離張先生家很近。張先生跟正宏真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他決定開車去正宏那裏去醫院。」

一開到正宏家，正宏看見張先生的臉色，又聽了一下他的心臟，就說：「連青，你心臟不穩，我們還是馬上去醫院。」

正宏馬上去開車，出了車房讓張先生坐在他旁邊，璇坐在後座。他記得燕雲還在大門口看着他們離去，他跟燕雲搖手。

正宏車開得很快，一面開車，一面問張先生：「你覺得怎樣？你現在覺得怎麼樣？」

「還好，只是心中壓迫還是很大。」張先生搗着胸口。真的，剛剛還在沙發上看新聞，怎麼現在就好像有千斤重壓在自己心上。」正宏於是拉開了他車上的警鈴，警鈴嗚拉嗚拉地響起來。他開足馬力快速地開着車。璇在後座，張先生可以感覺到她的焦急。

正宏把車子停在醫院急救處入口。張先生記得他是坐輪椅進去的。

奇怪，到了醫院，他又舒服點了。總弄了一兩個鐘頭吧，正宏說一切穩下來了。璇說要回家替他拿睡衣、梳洗用具，因為他一定要住院詳細再檢查。正宏說他開車送她回去拿。

平常張先生除了血壓高以外，沒有其他症狀。每次正宏勸他到醫院好好檢查，張先生總是拒絕。他是成年人，沒人能強迫他。現在看一切症狀，都是他心臟病突發的情形。他太頑固了，張先生想，他自己不知道為什麼那樣大意和不肯去作詳細檢查，現在看見璇驚恐悲痛的樣子，他有點後悔了。還有正宏，他的好朋友，正宏此時那種無助的樣子。張先生想做心臟專科醫生的正宏一定很難受。他應該早聽正宏的話去好好檢查的，現在太晚了。

「太晚了……太晚了……」璇伏在他身上悲慘地哭着。

張先生在她旁邊安慰道：「璇，請原諒我，我自己也不知道會這樣。我還在妳身邊，雖然我這個身體不能再回答妳，但是，我這份心還是在妳旁邊的。……。」

可是璇好像聽不到。「璇，那麼你哭吧，哭哭也好，發洩出來也好……。」

醫院的人終于把張先生的身體推到太平間。張先生看見自己的腳趾上給繫了一個紫色的牌子。太平間裏還有另一副軀體躺在那裏，連他自己一共兩個。房間裏冷清清的。他急着要跟璇走。

正宏開車把璇帶回他家去了。他看見燕雲撲着嗚咽的璇，燕雲也在流淚。

「燕雲，燕雲，」他在燕雲旁邊叫她，就好像四十多年以前他叫她一樣。

燕雲擦着眼淚。「燕雲，燕雲，我現在也在妳身邊。不要哭。」

張先生看見燕雲把璇扶到正宏家的客房，她給璇吃了一顆鎮靜劑，然後幫璇上了床，就坐在璇床邊，抓着璇的手。璇仍是一直不停地哭着，她不斷地跟燕雲說：「我不該離開醫院的，我不該離開醫院的……連青就這樣走了，連一個再會都沒說……。」

「對不起，璇，」張先生在旁邊向太太說：「璇，你休息一下……。」他惶恐地說。

燕雲仍抓着璇的手，她也在流淚。

「請妳們：請妳們……」張先生在旁邊再催促：「不要再哭了，我現在已經超脫了，一點痛苦也沒有，好輕鬆的。將來妳們也會來的，不要悲傷……。」

漸漸地，璇的抽搐聲小了下來，大概是鎮定劑發生作用了吧。張先生看見璇的眼皮漸漸合下來，還沒有蓋住往外流的淚。燕雲仍抓住璇的手。

燕雲，這幾十年並沒有給燕雲臉上帶來太多年齡的痕跡，她那心形的臉雖然發福了些，但還是娟秀的樣子。張先生在床的另一頭坐下來，他看見燕雲仍在默默地流淚。

「燕雲，」張先生不覺惶恐地叫着燕雲：「你在為什麼哭？在為我走了哭？不要，不要！你一哭，我真會心慌。我絕對不要妳為我難過的，妳是知道的。」張先生急忙站起來，走到燕雲身邊去安慰她。他看見璇終於睡着了。璇那圓形的臉，竟一下顯得那樣蒼老。啊！我平常都沒注意到。當年璇那付嬌嫩的娃娃臉，她跟我廝守快四十年，我就這樣先走了。

正宏在客房門口出現。燕雲抬起頭來，輕輕地向正宏說：「還好她睡着了。連青這麼快走，實在太意想不到，平常璇又這麼依靠他。」正宏輕輕地走進來，他輕輕地扶了一下燕雲的肩。

「等下她醒了，你好好看着她。這刺激怕她受不了。」

張先生看見燕雲萬分小心地把手輕輕地從璇的手中抽出來，她跟着正宏走到客廳。

「正宏，你先去睡吧，明天一早你還有病人要開刀。我在這裏守着。」燕雲摟一摟正宏。正宏對燕雲說。「我剛剛已經打電話給小凱、小鈞和小琪，三家都說馬上坐飛機來，明天早上大概都可以到。我跟他們說璇在我們家，叫他們誰家先到就到這裏來接璇。」

「你去睡吧，」燕雲對正宏講。

張先生看見正宏陷下去的眼睛。「正宏，我的好友，今天連累你了……」

「連青走得太突然……」正宏對着燕雲看，臉上又是剛剛張先生在醫院看見他的那付無助的樣子。「燕雲，我是學心臟科的，自己的老朋友，都愛莫能助……」正宏把頭痛苦地埋在自己手裏。

「不要責怪自己了，正宏。」燕雲說：「這樣，連青地下會不安的。」

還是燕雲了解我。張先生在正宏身旁講：「正宏，正宏，你已經盡了力，我感謝都來不及，這場恩我們以後再見時再希望回報你！」正宏好像並沒有從他話中得到安慰，但在燕雲再次催促下，他終於回房休息。

張先生看見燕雲在客廳沙發上坐下來，她隨手拿起一張放在茶几上，他們家的合家歡。照片上，正宏、燕雲坐着，後面站着他們的兩個兒子。張先生看見燕雲把那張照片擦了又擦。時間過得多麼快，當年抗戰時正宏、燕雲、張先生決定到大後方去時，他們還三人合照了一張照片。那時他們比今日正宏家的兒子們還年輕呢！正宏不是剛剛說小凱、小鈞和小琪三家都要來，他們不知會不會把孫子孫女們也帶來跟我說再見。張先生想他這個做祖父、外祖父的生前也很少有機會看到他們，都是平常忙，忙他的研究資料。現在一切都結束了，他連孫女孫子們都沒好好看過，太晚了！

燕雲還是坐在那裏。張先生看見燕雲小心地在聽客房裏璇的動靜。璇還算好，暫時睡着了。

燕雲抬起頭來。張先生就站在她面前，但是燕雲好像穿着他看過去，絲毫看不見他站在那裏。「燕雲，燕雲，」張先生不禁叫着。

當年戰亂開始時，他們三人是多麼年輕。他們結伴離開了知道將來會被烽火破壞的家一同逃到大後方，經過多少驚險。後來千辛萬苦復學了，正宏說什麼也要去學醫，燕雲要學生物，他自己說不上來，就想為國家做大事，要去學經濟。那段小時候再也不想窮困多難的日子，就憑一股要活的勁，什麼苦都熬過來了。還有那時候正宏跟他兩個把好不容易配到的乾糧都偷偷留着給燕雲，講好三人要永遠在一起的。但是後來正宏和燕雲終於結婚了，他為老朋友們高興，自己卻茫然，對燕雲那份感情他知道以後一輩子再不會發生了。他正式去加入軍隊，跟當初說怎麼樣都要在一起的正宏、燕雲都失去聯絡。張先生到抗戰勝利才和璇結的婚，遷到台灣後才知道正宏和燕雲在美國定居了。張先生後來因為工作關係來美國一趟，跟正宏和燕雲終于又聯絡上了。

張先生說決定移民是為了孩子小凱、小鈞和小琪的學業，璇本是不願意的。他記起來了，當初美國這個工作並不理想，但是他跟璇還是為了孩子來了。雖然兩家隔得那麼遠。但同在新大陸，心理上到底近多了。是國內多

難，大家打仗打怕了，當年對國家一腔熱血，竟化成在海外飄泊，又有誰會料到呢？只有正宏和燕雲，不論在天涯海角，仍是他最好的朋友。

所以後來正宏告訴他附近的美國政府機構需要張先生這樣人材時，張先生就決定把家搬到正宏、燕雲的這個城來了。反正那時連最小的女兒小琪都已經上大學，小凱、小鈞早已出來做事，家中只剩下璇和他，對那個住了那麼多年但還紮不了根的城就更無掛念。

連搬來這邊房子都是正宏、燕雲幫他們物色的。他們的房子比不上正宏、燕雲家的，正宏到底是醫生。但是這房子就在他們家附近，開車五分鐘就到了，沒有事兩三星期兩家又可以聚一次。這幾年是張先生一生中比較快樂的時候，他那份政府的工作單調但相當穩定，上完班是他自己的時間。他自從買了一套電腦，就常常與電腦為伍，分析他那些堆積如山的資料。那資料他相信有價值，將來對社會有所貢獻。那些資料也把他大半書房都佔滿。

他知道這段時間也苦了璇。璇不習慣這邊的寒冷，又加上才搬來幾年，除了正宏、燕雲就沒有什麼別的朋友，只有週末正宏、燕雲有空，他們才過去坐坐。燕雲和璇也很談得來。但是燕雲一直在外面做事，璇却一直耽在家裏，所以談的只是長大的孩子們、孫兒孫女、柴米油鹽而已。平常璇一人在家，無聊時只有看電視。除此之外，就跟住在南部很遠地方的女兒打長途電話。

女兒又要生孩子，璇不放心，就趕快趕去南部照顧女兒生產。臨走時她怕張先生餓飯，做了一冰庫的冷凍餐。璇走了以後，張先生起初不習慣，後來也就適應下來。他整理的資料愈來愈豐富。正宏當初告訴他附近這大家學會對他很有幫助是對的。還有去正宏、燕雲家，現在又是他們三人。張先生想大概是三人年紀大了，談來談去都是抗戰時間那段日子。現在璇不在，他也不必在回家後一字一句再解釋給璇聽。那些溫舊的聊天把璇不在的空虛都彌補了。璇去女兒家一住就三四個月，最近回來以後她說要張先生退休後搬到女兒家附近住，張先生才覺得事情有些嚴重。在璇看來，南方那邊人情味重，小琪在那邊房地產生意上認得不少人。璇又說在那邊看到兩個小外孫整天都精神多了，將來他們搬去，外孫們白天可以到他們家來，他們還可以含貽弄孫。

張先生跟兒女們的热情一向不如璇跟他們的深。說實話，孩子們都是璇照顧大的，他自己一直忙工作，忙着担負家中生活費用，回家以後，他的書房是他的另一天地。孩子們一個個長大，上大學，然後結婚，對張先生來說都沒有大改變。搬到正宏和燕雲住的這個城，對他來說才是大改變。還有兩年張先生就有資格拿退休金了。小琪已在建議爸爸媽媽，要他們把現在住的房子賣掉，到南部她那城去住。正宏、燕雲替他們看的這區房子最近幾年漲了不少，房子賣掉賺的錢在他們這種年紀可以不用納稅，南部房價低，女兒講的話也的確有道理。但是孩子們連璇在內都怎麼會知道張先生為什麼當時決定要搬到這邊來住？

張先生當時是作了打算的。正宏、燕雲在這邊，兩家孩子都長大了，他們有他們自己的生活，而他、正宏、

燕雲分開了那麼多年，該又聚在一起了。大家都已到了這個年紀！何況附近的大學有他需要的這些專門資料，他目前正式的工作是為了餬口和養老金，他自己私下做的才是他真正所好，他不能公開他的資料，因為他在政府機構做事，不是自由之身。但是他私下自己做，並不犯法，只要他不公開。他只在正宏和燕雲面前稍稍提過他做的東西，璇跟孩子們他們都不知道他在做什麼。這麼多年來，他默默地在那裏做，他相信他做的東西有價值。但是時間也是花進去了。那小凱小時候要他陪着打棒球的時間，小鈞小時候要他陪着去露營的時間，小琪要他去聽她鋼琴演奏會的時間全部花上去了，還有璇要他陪着上街的時候，要跟他聊天的時間，也花上去了；換來的是這大半間屋子的資料！

而生前重要的事，張先生都沒管。孩子們都勸過張先生買人壽保險，他耳朵聽不進去。連正宏要他去徹底全身檢查，他都不肯聽。當初張先生想他生不帶來，死不帶去，還有兩年他就可以有退休金拿，加上社會福利金，也應該夠他們活，他向來是不重物質的。

好了，現在這樣不幸的事情發生了，他什麼都沒有準備，連一份遺囑都沒有，退休金更不用想了。

「璇，」張先生看着服了鎮靜劑哭腫了眼睛，深皺着眉頭睡着了的璇，「璇，我對不起妳，什麼都沒有交代就走了，我對不起妳。」

第一天最先到燕雲家的是小凱。他一人先趕到，他太太今天下午才坐飛機來。璇看到大兒子，悲痛地大哭。張先生在一旁不知所措。燕雲把小凱叫到一邊，給了他正宏給璇準備的鎮靜劑，告訴他璇精神激動時就給她吃一顆，一天不要超過六顆就行。

燕雲又開車把小凱與璇送回他們的家來。昨天晚上吃晚飯的盤碗還只洗了一半，一半在水槽裏。張先生想平常都是他幫璇洗的，現在他幫不上了。

「我不該回家拿東西的，不該回家的。」一進門璇又歇斯特理地哭起來。小凱慌了，趕快給璇吃了一顆鎮靜劑。

小凱在張先生書房的抽屜裏翻來翻去，想也許可以找出像遺囑一樣的文件，但是他什麼都找不到。張先生款意在大兒子旁邊跟他說：「小凱，爸爸真是大意，什麼都沒有準備……」

「爸爸什麼話都沒留。媽媽，你們的銀行存摺呢？」小凱問璇。

璇又歇斯特理地哭起來。璇太驚慌了，想不到她會驚慌得這麼厲害，現在張先生知道了，平常璇不開車，他從來也不鼓勵她開車，去銀行什麼的都是他在辦公室附近就順便辦了，銀行存摺就在他桌上，在那堆資料底下，他怎麼忘了告訴璇呢。對了，璇去了南部小琪家許久，存摺本來是放在她化粧台的抽屜裏的，他為了存錢方便才放在自己桌上。

「存摺在我桌上，在我書桌上。」張先生急得在小凱耳邊叫着。小凱聽不見，還在跟璇說：「媽媽，再想想

看，你真記得存摺是放在化粧台的抽屜裏？」

「我不要活了……不要活了。」璇在痛哭着。

「叮鐺，叮鐺，」門鈴響了，是小琪，她衝了進來。

「小琪，」璇撲在女兒身上大哭著。

「我昨晚半夜接到正宏叔叔打來的電話，真是嚇死了，馬上趕到機場，一坐到飛機就趕來了。」小琪向小凱說。

「媽媽，媽……」小琪眼眶也紅了，她問璇：「爸爸走的時候，沒痛苦吧？」

張先生看着自己的小女兒。她出生的時候，璇有多高興。那張紅紅的小臉。現在她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媽媽了。

「我的外孫，還有孫子、孫女呢？」張先生不禁問。

小鈞和他太太小薇，小凱的太太下午也都趕到，大家坐下來商量辦喪事。張先生還不記得家中有如此熱鬧過，只是小孫子、孫女們都沒有來。璇已經精疲力竭，吃了幾顆鎮靜劑，在裏面躺着，昏昏沉沉什麼都沒有意見。張先生沒有留遺憾，孩子們只好大家商量，然後再去徵求璇同意。

張先生平常沒有什麼朋友，喪禮上要請的人只有他工作機構的一些同仁。正宏與燕雲似乎是張先生唯一的好朋友。璇平常是不交際的，在這區住了這幾年，鄰居都是老美，沒有什麼來往。

三個孩子都覺得母親不能一人留在這幢房子裏，要跟誰回去呢？要問母親意見。璇在眼淚哭乾以後，變得渾噩噩的，可憐的璇，張先生在一旁看着太太。

「媽媽，妳不是說爸爸退休後要搬到南部來我們家附近住嗎？現在爸爸走了，妳就住在我們家吧，毛毛很喜歡外婆。」兩位媳婦口頭上雖然都邀請了璇去他們家，但是到底女兒貼心。

於是大家決定了，喪禮是明天下午，完了以後火葬，骨灰由璇帶到南部暫時寄放。張先生自己沒有留遺憾，所以只好由璇與子女們決定了。

小琪是做房地產的，她馬上就找了當地跟她南方做事公司有來往的地產公司登報出賣房子。喪禮完後，她們再耽一天把房子打掃乾淨。傢俱都已舊了，是張先生堅持不肯買新的。小琪家房子是新的，不需要那些傢俱。他們三家都住得那樣遠，把傢俱運去毫不值得，所以預備全部捐給救世軍。如果冰箱、洗衣機留下，房子可能更難賣，所以也一起捐掉。

璇又開始哭起來了。也難怪吧，張先生想，他們這個家雖然只搬了一次，這些傢俱也快廿年了，就這樣簡簡單單捐掉了事。「不能！不能！」璇哭着說。小琪把璇扶進臥室，又給璇一顆鎮靜劑。

「媽，你先躺一躺。」小琪說。她出去叫小鈞的太太進來陪璇。他們的事情還未商量好。

他們的二媳婦進來了。她坐在璇的床前的椅子上。「媽，你餓不餓，要不要我弄點東西給你吃。」她問璇。璇沒有答應。張先生記得璇有一次從小鈞家回來，把他們的二媳婦批評得體無完膚。張先生吃了一驚，他知道小鈞是璇最喜歡的，大概是因為這樣才有婆媳間的妬嫉。

「璇，小鈞結婚了，現在我不能照顧妳了，對二媳婦要好些，人心換人心。」張先生在床邊問璇說。璇把頭朝裏面一轉，她沒答二媳婦的話。

二媳婦只好坐在床邊的椅子上，看著自己的手指甲。張先生回到客廳，大兒子、大媳婦、二兒子、小琪都坐在那裏。

「現在就剩書房還沒有解決。爸爸那一屋子的研究資料到底要怎麼辦？」

「不能動我的資料，不能動我的資料！」張先生輪流在他們身邊說：「這是我這麼多年的心血，讓璇幫我帶着，帶到小琪家存着！」張先生叫着。

「唉，爸爸，就是大意，只是一心在他的研究上，一個遺囑不留，真該怎麼辦。」

「這麼多半輩子的資料，丟都丟不完。」小琪說。

「小琪，女兒，不能丟，不能丟！我所有的心血都在這上面，也許有一天會對社會有貢獻，只要把它們理出來就行了，你們隨便那家幫我理理。」張先生在旁邊幾乎哀求着他的兒女們。

「可惜，我們三個一個都沒學爸爸這行，隔行如隔山。我剛剛翻了爸爸桌上的一些他還在做的資料，一點也看不懂。」小凱說。

「我剛剛問了隣居，收垃圾的要到星期五才來。今天星期二，星期五我們大家都離開了。現在收收車庫的垃圾已經有五大包，明天救世軍的車子來只收傢俱衣服，這些資料他們也不會碰。我看還是在車房裏把它們燒了算了。」

「隣居看了以為失火怎麼辦？」小鈞問。

「我等下去跟他們打個招呼。我已經請隔壁人家幫我們看房子，將來賣出去給他們一點錢。他們說好。我們這家有喪事，他們會寬容，不會去告警察。就是警察來也可以跟他們講，讓他們看着。更好，免得火災。」

「要是他們不准怎麼辦？」

「我們那邊是准在垃圾桶裏燒，只要注意安全就行。」小琪說：「現在重要的是趕緊把一切安排好，媽媽要跟我回去，星期五一早我們得走。你們不贊成，由你們去辦吧！」

琪兒在家比兩個哥哥都有主見。張先生記得了，但他心也冷了。他自己也說過，孩子長大了有孩子的生活。他這次突然死亡，害得他們三家趕來，璇已經悲傷得不能自己，孩子幫着安排，已經很不錯了。真的，資料這樣一大堆，從未留下一個字說萬一他不在要怎樣處理，不怪別人，都是他自己的錯，實在難為孩子們了。「不要燒

掉，請你們，不要燒掉！」張先生作最後的哀求。「那我們現在就開始罷，恐怕要燒到晚上還燒不完。」小琪說。他們三個人竟聽不到爸爸的叫喊。

「媽媽呢？」小鈞問。「媽媽不要告訴她了，她跟我說過，爸爸做的東西她什麼也不懂。」

就這樣決定了。張先生知道大勢已去，他終于嘆口氣說：「孩子們，不告訴你媽媽也罷，不告訴也罷，也好，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你們三家還有三家的日子要過，但是爸爸捨不得這些資料，這是我大半生花的心血啊！」張先生心痛不已，但是他並沒有感覺。

小凱、小鈞用璇平常一人上街買菜用的小拖車把張先生的資料運了滿滿一車，拖到車房，書房的資料仍是大半間。還不知道要拖幾車呢？說實話，這些東西要好好整理起來，也恐怕要好幾年功夫，孩子們那裏會有這空。況且隔行如隔山，小凱說的是對的，不能去浪費他們時間。

小鈞把一疊疊的資料丟進大鐵皮的垃圾桶內，然後倒上少許他們烤肉用生火的油，擦上一根火柴，火苗馬上就燃起來。小鈞一手拿着滅火機，萬一火燒大了可以救火。火光熊熊，資料一疊疊燒得輝煌，馬上成了灰燼。張先生站在火裏，奇怪，他沒有痛苦，沒有感覺，他超脫了。他回頭看，小凱又拖了一車他的資料來。

小凱拖累了，就由小鈞去拖，改由小凱來燒。張先生看着他兩個兒子，他們長得都像璇，小時候他記得小凱要他去跟他打棒球，他說沒空；小鈞說過要他去露營，他說沒空。他那時要養活全家，心理上已有無限負擔，況且還有自己的研究工作！打棒球、露營，他自己一次這種經驗都沒有。所以當時把小凱、小鈞都打發走了，要他們自己去玩。但是他還是帶着全家去旅行過，吃過速食餐，比起他從小時候就記得父親在外面做事，從來不在家，過年過節才回來幾天應該算進步的。

無怪小凱和小鈞跟他不親，比起他跟自己父親的關係，他這兩個兒子他已經很滿意。他們至少沒有把他的資料丟在外面當垃圾，給那些骯髒的垃圾車機器撕成碎片，至少會跟他已經沒有知覺的軀體一樣被火來淨化。他現在只能退一步想了。他們的晚飯是外面買來吃的。璇喝了一點湯，大家才告訴她張先生的書房已經處理掉了。

「這樣也好。」璇嘆口氣，她已經完全精疲力竭，身心交瘁了。

「原諒我，璇。」張先生說。

璇忽然堅持，他們三家一定要把張先生那部舊車和那部舊電視機留下來。

「媽，」小琪說：「我實在不能把這部老爺車開回南部嘛，我們兩人要快快坐飛機回去，家裏有剛生的Baby在等我。」

「小凱、小鈞，比我住得還遠。」小琪又說。

「我其他什麼都由你們去安排，但我一定要留那部舊車和舊電視機。」璇說。

「媽，美國人一年一換車子，半年一換電視機，都多得是。」小琪說。

璇突然歇斯裏的又大哭起來。張先生惶恐地看着璇。「為什麼？」他不了解。孩子們互相看着。媽媽實在不能再受刺激了。

「好吧，」小鈞說，「我跟小薇把車開回我們家好了。電視機你們誰帶？」

「坐飛機，怎麼能帶這麼重的東西。」小琪說：「還是小鈞你們放在車後面帶回去吧。媽媽跟我回去，行李已經夠多。小凱他們星期五多留一天把房子真正弄乾淨，這樣大家都公平。媽媽，我陪你去睡，你一定要好好休息。」小琪扶着璇進入臥房。

小琪替璇換上睡衣。「媽，毛毛好想你。」小琪說。璇的眼淚又流了下來。

張先生轉到外面，看見小鈞和他太太小薇兩人在房間裏：「小琪剛剛叫我進去陪媽媽，我問你媽媽要不要吃東西，她理都不理我。」小薇說。

「爸爸死得太突然，她現在神志還不清。」小鈞說。

「那她為什麼剛剛說我這件花衣服明天不能在葬禮上穿？」小薇說。

「這件是黑底小藍花呀！」小鈞說。

「是呀，你媽媽要是神志不清，為什麼衣服還要那樣講究？」

「我媽媽一向注重穿的。」小鈞說。

「那明天那裏有時候去買，臨時急着要買，又貴還買不到。今年是興紅色的。」小薇說。

小鈞左右為難。

「唉，」張先生在旁邊着急。「璇，孩子們趕來喪禮，心意已到，小薇那件衣服可以算黑色，不要為難她了。」

「後來小琪說，媽媽櫥子裏有好幾件深色的旗袍，有一件深藍的可以借給我穿。你知道我從來不穿旗袍的。」

「小薇說，「你去找妳媽媽講，我不要穿旗袍。」

「她現在已經休息了。」

「你去找小琪講，我是不會穿妳媽媽旗袍的。要是穿那件深藍的旗袍，還不如我自己這件黑底小藍花的。」

小薇堅持着。

「小薇，你就忍一下，媽媽受刺激太深了。」

還有憑什麼，我們要改來回的飛機票而把爸爸的舊車子和電視機帶回去？我上班也不能請那麼多天假！」小薇又埋怨說。

「這樣一開要三天兩夜。我情願星期五在這裏多耽一天打掃，然後當晚坐飛機回去，至少星期六還可以回公司加班。」

張先生在一旁嘆息說：「璇，車子就賣了算了，那個老電視機，妳還要，是為什麼呢？」

他突然又想到，他們這個建立廿多年的家，就因為他一走，兩三天內已經拆得不像樣子。車子和電視，也許是璇跟他在一起消磨最多時間的地方，雖然這兩樣東西不能跟她回小琪家。但至少還會保存在小鈞家。璇一番可憐的心，張先生現在懂了。

「小薇，我的二媳婦，我生前一直沒有跟你好好多談，只知道妳是個賢惠的孩子。璇很需要留這些東西，請妳幫我們留住，請妳！」張先生懇切的求着小薇。

突然小鈞擁住小薇：「薇，請妳，媽媽很需要留住這些東西，我們可以慢慢開，我們好久沒有旅行了，為了買房子，我們兩人成天忙着工作。現在為了爸爸媽媽，為了我們自己，我們可不可以開車回去？好嗎？請妳！薇，就算我們是開車旅行回去的好嗎？」

「好吧，爸這次走也是太突然了，媽媽的難過，我也想像。但是你去跟媽說，明天喪禮我就穿這件藍花黑底的衣服。今天我們坐飛機趕得像什麼樣子！」小薇說：「我那裏有時間去找黑衣服去！爸爸有靈會知道的。」

「我一定去跟媽媽說，謝謝妳，薇。」小鈞繼續把小薇擁在懷裏。張先生感動得流淚了，但是他臉上沒有淚。「謝謝你們，小鈞、小薇。」

房裏，小琪在幫璇整理要到南部帶去的東西。璇從南部帶回來的一個箱子還未打開，母女兩又在無聲地裝另一個箱子。張先生又流淚了。

「謝謝妳，小琪，我的女兒。」

葬禮上，張先生不認得躺在那裏的自己了。那張化粧過的臉，顏色鮮明，比他自己年輕多了。他上班的同事來了許多，有些他根本不熟，但是他們都來了。張先生很是驚訝。正宏和燕雲在那邊幫着招呼，靈堂上滿是鮮花。好美，張先生想。

璇今天很安靜，還有小凱、小鈞夫婦和小琪都站在母親身旁。主持儀式的牧師他不認識。追悼儀式簡單隆重。就是我留了遺囑，也想不出更合式的。張先生突然想，現在他們看不見我，我可以向大家說幾句話了。

「謝謝你們來參加我的追思葬禮。我，張連青，實在是一個幸運的人。我生長在一個環境良好的家庭，雖然經過那麼多戰亂，但是在生前也經歷到那麼多東西。年輕時，我逃過難吃過苦，但苦大半是和我的好朋友正宏和燕雲一起吃的。我還從過軍，為自己國家也小小地盡過一些力。我和璇帶大了三個對社會有用的孩子。這是我最大的貢獻。」

遺憾的是，我花了大半生時間做的研究工作，沒有能整理出來，而已化為灰燼。這完全是我自己的疏忽，我很後悔。

我對璇，沒有作適當的保護，我很抱歉。璇，請原諒我。

正宏和燕雲，我們年輕時經過共同患難，到國外又相聚的好朋友，我向你們致最深的謝意。正宏，我的至友，燕雲，我最初的戀人，有一天我們會再相逢。

璇，我親愛的妻子，小凱、小鈞、琪，我親愛的孩子們，有一天我們都會再相見。

假如我來生還是一個男人，我會更愛我的妻子和我的子女。現在我才知道我多需要他們，他們也多需要我。璇，多保重啊！」

張先生覺得自己輕飄飄地飄了起來，飄上藍天，飄上白雲，飄上永恆。

一九八九，四月，南加